

大闸蟹，再往他铺子里取几坛好酒，摆几桌，这多省事多热闹！”

贾母听宝钗这么一说，眉毛笑成了豌豆角：“宝丫头就是伶俐，想事周到，还有当家的经济头脑。”

“承得老祖宗夸奖。都什么年头了，没有一点点经济头脑还能主事当家？让我哥哥资助，也让他来主持办一期诗社，这何乐而不为！再说第二，老祖宗刚才指示了，要多弄一些人到诗社中来，对我哥这样的人，恐怕还要给他做许多劝说他才会呢！他的入社，首先是我们的诗社的需要，大而言之，是发扬光大诗歌新流派的需要。”

宝钗这样一论证，道理是明白多了，大家自然不再多说。就是社长黛玉从诗社着想，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，同意吸收薛蟠入社。

决议一成，贾母自然十分高兴，沉香拐杖在半空中划个大圆圈：“看样子，咱大观园内出现新诗人大诗人的时代已经不远了！”

宝钗莞尔一笑：“老祖宗过奖了。”

黛玉总皱着眉头，多想着诗社怎样才更红火一些。此时，她想到元妃省亲时，自己存心要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。想不到，元妃只叫写一匾一咏，每人只写一首五言律诗应命，自己未能尽兴，也未能使元妃更多地了解自己的诗才。她便上前向贾母说：“老祖宗叫我们要以贵妃的指示为宗旨，贵妃说不要辜负了她的教授之情，我们诗社发展的情况也应该让贵妃了解了解，让她高兴高兴才好。”

宝钗补充说：“要真让贵妃得见我们林社长的诗作，要给个什么优秀作品奖，再给大家来点金奖银奖，也是我们诗社和我们大观园的光荣，也是老祖宗的福份。要是贵妃亲自给我们颁奖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。”

黛玉见宝钗一语道破了她的心机，忙插

开话头说：“我想我们诗社也应该有个社刊，像外头书摊上的古书一样，排版印刷订成册子，留给后人，好多年后，我们也都是古代的诗人，这才荣耀呢！出书，名字上书，名留青史，大家总高兴吧？”

贾母当然高兴：“颦儿和宝丫头的意见确实是好事，可是这牵涉到大观园以外的事，涉外事宜，有关社会联系的事，叫宝玉他老子处理去。”

宝钗眼珠一转直盯住宝玉：“宝玉，给你爸爸办个交涉，这个门道不算后门吧，总打得开吧？”

宝玉赶忙推辞：“他那板子打屁股的滋味，你们没尝过，好痛哟！我见都怕见他！”

“为了我们诗社，作个有担当的汉子，就硬着头皮撞一次。”

“近来海啸，海边受灾，他奉旨查看赈济，出差去了，不在家里。”

黛玉说：“你又在找借口推，推，推，推，一推六二五，要不得哟。那我写个东西，待舅舅回来，你看他高兴的时候，交给舅舅就可以了。”

宝钗说：“交报告的时候，你再补充一句，说这个项目是老祖宗都同意的。”

有老祖宗作坚强后盾，宝玉吃了定心汤元。他放心了，将应读之书温理过几次，准备好搪塞老头子的责问。为了“报告”有个好结果，大家都帮宝玉的忙。宝钗探春每天帮宝玉临一篇楷书，湘云宝琴也临了几篇相送，宝玉每天也写二三百字，凑起来有几十篇。

贾政回京复命，诸事完备才回家来，蒙恩赐假一月，在家歇息。他正要查问宝玉的学业，宝玉却自觉地要向他汇报。宝玉有如此长进，贾政大喜过望，说声“稍待”，隔天再说。